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八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善利圖原序

在昔唐虞授受執中之㫖穆然尚矣孔子接三代之傳惓惓欲以善人是見然亦罕言利顧戰國何時也子輿氏拯人心以胥溺泣狂聖於臨岐於是提衡舜蹠以危善利所歸趨豈其有鑿乎精一之竅葢人心與世道推

移如狂瀾莫可底遏聖賢所為深憂密計者憂深故言之切計密則防之周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夙不敏嘗從事大賢之門上下議論一日署臬秦中獲少墟馮公善利圖說一帙相與印可未復附録以足其義理欲燭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抉身心性命之微撮濂洛闗閩之奥惕然有槪於衷因撫卷而歎曰道妙無言學本一貫孔子不云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既不可以語上矣則中人以

下皆聖人之棄人乎無已形不辨則眎影以察裏不著則眎表以端堯舜相傳一中而未始以善利分之孔子微言善利而未始併析之子輿氏始併析之而未有以圖象之至於圖象之而其於世道人心憂且計更何如也乃眞謂畫前無易耶嗟夫士君子終身學術莫先善利之辨善之塗一利之塗則什伯千萬焉一者易得於道什伯千萬者則茫乎莫知所之繹公所為斯圖也亦有大不得已者在矣萬歴癸卯中秋穀日汝上張維新

書

吾友馮仲好潜心理學自為諸生太學生而已然尋以子丑高第讀中秘書其學益深其養益邃及出秉栢臺東廵齊魯而考德問業者日滋衆具在訂士編中既而青蒲犯顔遺佚歸里與吾黨諸君子講學寶慶梵宇大䬃議論不立異亦不蹈常不事玄虚亦不涉畢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説詳而反約人人有虚往實歸之幸一時學士師尊之廼因答問善利作為圖説始於毫

芒一念終於聖狂千里途岐竟逖其嚴若此苟知囘心嚮道卻是入聖之幾有令人惕然猛省處至反覆辨難亹亹數千言率旨於味為世教人心慮亦㢆已今即高臥西京而蒼生繫望異日者以學術為事功勛未可量也吾離索仲好久恒企交儆之思而把玩茲帙如對切劘因命梓人以公同志則其造詣之閫深淵邃亦足以窺其槩矣萬歴甲辰孟夏潼關友弟張維任頓首書於巫山公署

人性本善利者有己之私也原不並立豈容交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己私中士不以有己者戕牿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若歧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旨哉馮仲好之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托利於其善也此其辨晰理與深得作聖之肯綮矣與同志者共之萬歷庚子春日關中屈拱北書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舜人

從此路行則文學功名益成其美

聖人 未成一簣

到此地位才是有恒

君子 半途而廢

舜之路

善人 方覆一簣

有恒

中間無路

蹠

從此路行則文學功名益濟其惡

禽獸

梏之反覆

從此回心猶可向道

蹠之路

牛羊

幾希

斧斤

善 利

人一念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在此處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别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為善人

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㩳㩳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寛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

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

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覿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

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戕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説蓋爲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

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總謂之半塗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

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雞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盭乎曰雞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攪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

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雞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趂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來梏之反覆從為字來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於為誠篤論也葢下愚之人乙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潛修静養

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子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旦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若旦晝不常用息之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歛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間字最當警省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

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强好勝乎禽獸亦能趨利避害爭强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

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雞鳴之時又有利

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梏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罷斧斤而罷無山木不罷牛羊而罷無萌糵此三品之説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説是盡性之説也鏡本明而塵污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善而利梏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

已矣之説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梏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問字要體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楊非墨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

人豈不是善若只要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凡可以損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恐流于兼愛奈何余曰昔羅近溪論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

近溪答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
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
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然彼世之自家
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
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
大家而却要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
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

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利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

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强半已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已立已達一邊話説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説恐流于楊氏為我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説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説恐流于墨氏兼

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滛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黄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哉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吕與叔云克已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所以藥

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

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兼所愛兼所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無别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説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别故曰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矣知仁則知所以孳孳為善矣故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孳孳為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欲至于舜曷繇哉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愛故曰吾不忍其觳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强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來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

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來陷溺之過非本來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踈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辨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來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來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摋毋恠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馳騖之病欲率天下為近裏著己之為而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著己的工夫非馳騖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

為之辨至于他一段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不
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觀于思
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楊氏亦未盡泯特
楊氏不自知耳看後世之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
私而不以為我之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
矣豈可與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
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民遂
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仁民愛物如

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顙泚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

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曰先生學問亦從雞鳴孳孳為善一念來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齊舜蹠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

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曰

正指私已之病

私已之病亦有不同私已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已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已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恠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為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

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
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
天理滅絶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
已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
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
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
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已之病總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

忌其勝已也有以君子而忌君子者忌其並已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君子之忌君子隂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

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

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蹠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攄所見互相發明余

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復録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文飾之者也録成因書此以自朂併以請正于

諸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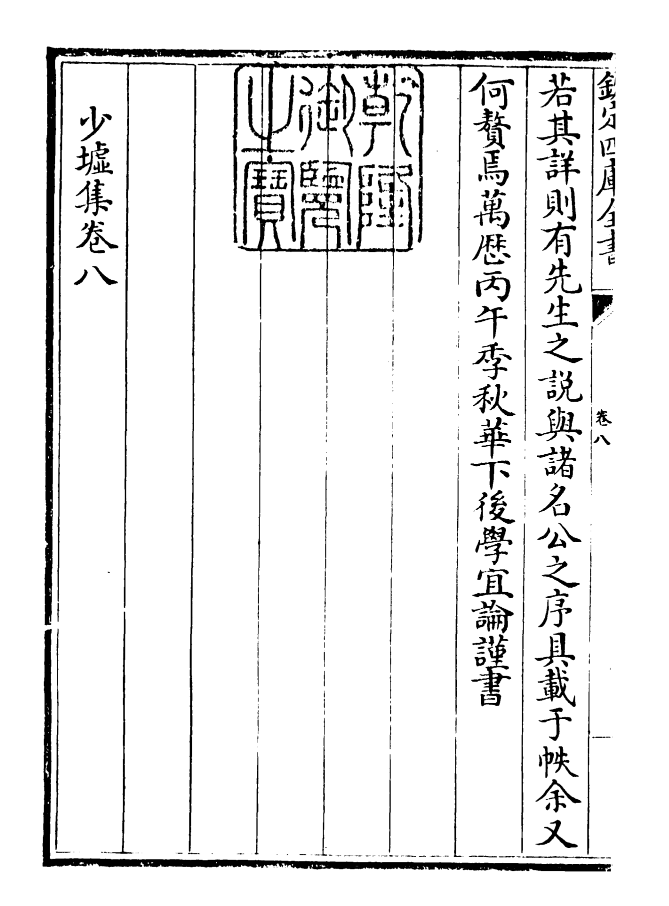
夫善利之剖岐遠矣而其作剖處在幾微芒忽閒倘盱其微而忽之將歆其鷁而赴之有不步蹠之武而雁其行者鮮矣即或作意修持氣索中道旋而自解曰吾縱

不得上儷於舜亦豈得下齊於蹠乎是謂人間世有不舜不蹠之善人也以不舜不蹠為善曷異持娵娃之髢索賴於九戎乎故善不惡微芒終歸岐路第君子知微衆人瞖影人而君子寧幾哉則又安所馮矣有我馮夫子者出憫道統之陵彛愴善途之眜眛慨人心之謬迷揭善利之說示天下而復摹之以圖使夫瞖影之輩有所馮而措趾焉披圖展睛便知若為善若為利若為善而善若為善而利擇精而赴猛世遯而心救不至起眩

微芒旁馳千里斯圖之攟精何闕而注益不既溥乎嗟嗟善為貞宅為真主乃忽而鑿一利竇主反受綰受翳焉直至瞻圖會臆沉晉始朗如飲消渴以燭夜之漿坐久暍於爽颸之宇回望款顏幾成蹶陷不勝皇悖哉而吾師晝圖之心亦不勝輪囷而多戚矣萬歷已酉門人中吳顧眀睢頓首撰

自昔未有以析舜蹠之塗迺始于子輿氏子輿氏始析舜蹠之塗未有以闡兹象教迺又始于少墟先生至有

象教而先生之心滋戚矣先生昔遊中秘而代狩手稜節誼固表表于時要亦一本于正學而不以標異濂洛關閩之緒則毅然以身荷之庸能一日忘斯世而世顧岐路爭馳也于是始穆然為是圖焉無事汗牛充棟而聖狂燭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葢真非有道不能也故雖以蚩蚩之氓按形思義曉然若執燭龍而示之塗有虞氏之芳躅善反之則是矣昔子輿氏獨晰其理未晰其象先生晰其象而併晰其理亦大有不得已者在矣



若其詳則有先生之說與諸名公之序具載于帙余又何贅焉萬歷丙午季秋華下後學宜諭謹書

少墟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爾煕

少墟集卷九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

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大人至聖為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思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為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己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

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汝刺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

參及門人數十人為華嶽之遊而去浮率闔學諸友邀余講學於嶽廟之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別去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俟教此即連日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二律於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

霄漢九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閒眺玩百年道運
自今開

徃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病未及録故止存書去浮巻數語耳今壬子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卿太守馮元皐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録其語以應

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録者亦併録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為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為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為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

辨别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别紛挐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嘗言及氣質曰孟子何嘗不言氣質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為主氣質之性存而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算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於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

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

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子何以為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為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於此一人

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
好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
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
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之人
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
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
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
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

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為天性為自然則必以仁義為人為為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為原是自然原非矯

強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豁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恱色性也即甚恱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為非矯強也豈以人性為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剥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總只是教人為仁義告子欲抹摋

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說爲仁義者之非而弟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教以僞也如說好箇老僕被人教壞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之燄烈於爇火不令之禁甚於伲胄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

良能故不謂之性故曰以人性為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耶待慮耶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為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為仁義哉彼以食色為性以甘食悅色為盡其

性之所本有為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為性以愛親敬長為盡其性之所本有為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

色性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别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為隄防人人以縱欲為真以循理為偽其究也至於為禽為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

以循理為是以縱欲為非其究也可以為聖為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真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為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為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稍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柢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柢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

質之性所能圉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為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為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没了所以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

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既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

論幾希之夜氣不為知誘即旦晝之仁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為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真聖人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道矣修道者修其過與不及而

歸之中也中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者不過教人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該各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真機何嘗一息不流

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真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

寂有感而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寔有寂有感

彼判然分而為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茫

然混而為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撥未發之

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撥已發之說則又曰人

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

異端又欲抹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

覩覩暗有聞閒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擻此正異端巧於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夫

覩明閒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或曰彼原以理

為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為妙異端亦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為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知是否

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

發當有喜怒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者必欲抹摋時字到底又抹摋不得真足奇矣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説功夫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茅塞縱暫時休歇終難語廓然大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胸中一團容氣縱勉強應酬終難語物來順應

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

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

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

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槩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

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絶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豫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亹亹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槩無念為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為起念為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眞傳正在於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

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撥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

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摋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觳觫不屑嘑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離過與人說不得為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物之善羣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字猶諺云差不多些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

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

飲食為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胃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為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

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為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聽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便何所不為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而所以

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丢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

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段論功夫

慈湖巳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

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横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說全

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横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横無

高無下不可得而二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為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説得本體説不得工夫説得成功

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觳觫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于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為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

空談本體以自寛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為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去者乃意耳非槩謂念

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而去之説一槩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槩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槩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為點檢之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為善

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為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槩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為善而併不為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為善雖善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為支離一槩以

為善者為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為支離其勢必至於
滅意一槩以為善者為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
為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為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
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
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
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
善之念一時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並起善

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為善却又不肯為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為之念遂不為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是矣至於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棼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為其所為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閒居為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開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此又為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

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道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

明知而故為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

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敵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為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之若知之為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

通塞之常知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為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滞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為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奈誠者之多偽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臆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為無奈多偽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偽何必更誠曰恃知善

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
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於
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
之體也又安得謂之臆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
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
而槩以培植灌溉為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
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為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牿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

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説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

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别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

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少墟集卷九

少墟集卷十

明　馮從吾　撰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

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幾而致決哉孔顔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存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為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

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為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獘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為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

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哉謂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

主由中之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謂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四勿是

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為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即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即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絶之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辟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

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旣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已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説勿視者克已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已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也由已故曰

由已二巳字原自分明而後世學者欲借由巳巳字回護克已巳字又欲借由已二字抹摋克巳二字甚且訓克為能必欲為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闥文公作歸猶與也何如

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者此也第巳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方寸荊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

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既克也則一腔四海八荒我闥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在我即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是一意不可分而為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

棘矣況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為之亂論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為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

人言不足恤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真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即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即盧扁亦何能為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冤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為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真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而或者病其激

且驟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為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

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宗甘貧自守以為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治多

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誚其無用而疎遠之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為之人皆喜其有用而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

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為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

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孔以及李覯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旣所謂賢者葢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旣不若是之悖矣李靚著富國強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靚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

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覸之立論總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怪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為後世君臣慮者尤深

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為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强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為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為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强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

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為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為事功以功利為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為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

嶽削成四方壁立萬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講學於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師又何事遠求哉願共勗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為諸生誦讀之藪近名公多聚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白鹿

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為署今改題

太華書院寔以因為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年明自
賦操刀拙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芷蘭居㕘
負鶩山重凫臨覺境虛彈琴覔古調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無私恐
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頻著屐吾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為父母胞與忽屯膏未滿一人望即分五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鈞陶俯仰天無際寧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煇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寔自此始至已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之署為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連秦覽

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語悟歸真右一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巽空眼底幻印染世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古講難真右二

揷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遽爾漫逡巡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冉求力自足離我乃尋真右三

不動山為體磨青萬古春氣蒸新靉靆雨霽舊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結此山真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搢紳及諸俊秀士舉會於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斯道亦帥羣弟子來會盍數日不佞惟三峰朗月迷途都煦比成小詠諗諸君子會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偃居一時冠劍文非喪千載荊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觀何處不鳶魚

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仲好

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吾儕意

為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穿巖上

泉澗清泠遶地流石鼎茶烟浮細細松林鳥語弄悠悠

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攜笻到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凈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遞鐘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況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欸乃綠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劉郎凴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遊人知多少誰者探奇得此否吁嗟乎函關紫氣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

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付梓以傳余為跋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郢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節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遲之滻滸余晨興俶裝攜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且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滻滸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年隨侍遂聯輿

東涉滻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真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於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昨乃闤闠紛沓不比村落閒寂孟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瘝新愈先就枕余挑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

亥行二十里至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獰猙號呼街衢中行人辟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者獨此人乎哉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刺史暨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佇者久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沈望柔

梓前修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劇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汝以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算偶有舉孔子志學從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亹亹不倦余謂聖人一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即是欲此矩立不惑知命耳

順即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以為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纘裳歸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别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汝所有同年馮元韡刺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來畢日已近午因拉化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

迎謂原期雲臺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薄暮抵廟惟大巳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於此遂宿焉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溷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顧既别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晩復具席於灝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煇司訓延川叚君懷

誠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何殊白鹿鵞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雩禱托宜化汝代主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坐次講學譚執甚適成宿嶽廟四絶時余肘後攜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他辭欲先歸

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奇甚談笑盡歡乙巳諸君登嶽余輳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灝行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别去楊孝廉復具飯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園歆枕瞿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泠口丁未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

而後克行行者僅四人而余又不克終葢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誚曰自昔為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慝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集羣英精談

名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奚必於登奚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揉玉井十丈蓮自昔為嶽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即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并引

萬歷戊申春服既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人宜化汝刺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邑王惟

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修甫司訓偕羣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鵞湖白鹿洞故事寧獨躋攀稱勝覧哉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憶往歳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覯此佳會也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記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為問真源尋白帝

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仭聳星初聚百二天開氣欲浮
惟有當時鷫鷞處西風牢落不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

淬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纔得靈宮一夜宿
恍如身抱白雲眠其一

蓬窓睡起鬢鬖鬖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肥𧌒穴
祈靈直叩黑龍潭其二

金天靈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疎怪底坐來添爽氣

山流蒼翠到庭除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覧勝漫勞誇華嶽

此行何異寶山遊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歸滿袖

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入村醪興轉濃

遥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好跋

壬子春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闢太華書院講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長安劉養性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仭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提仙掌領人羣却羞蝴蝶追隨意未及關門一字聞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途

少墟集卷十